



猎人的故事

阿拉米列夫著

猎 人 的 故 事

阿 拉 米 列 夫 著

沈 鳳 威 等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7号

中国近代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83 字数246,000 开本850×1162 1/32 印张10 $\frac{5}{8}$ 插页3

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99001—15000册

定价(6) 1.10元



作者像

本書出版說明

伊·安·阿拉米列夫(一八九七——一九五四)是一位別樹一幟的蘇聯名作家，以擅長描寫獵人生活和自然界著稱。作者在青年時期曾經種過地，當過職業獵人、木材浮運者和士兵，經歷過漫長的艱苦道路。一九一八年參加紅軍，曾兩度負傷；內戰結束後，進莫斯科大學學習；此後曾當過六年俄語和文學教員。他在二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他的具有特殊魅力的中短篇小說很快就引起了蘇聯廣大讀者的注意。

這個中譯本的選集，除“在叢林中”(邱鈺耕譯)、“林中一日”(顧介希譯)兩篇譯自“蘇聯文學”英文版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外，其餘各篇都是沈鳳威同志從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獵人的故事”(“Рассказы охотника”)及蘇聯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作者的中短篇小說選(“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譯出來的。

在這本選集中，我們可以讀到關於蘇聯大自然景物的描寫，關於豐富多采的獵人生活的優美、動人、有趣的敘述，同時可以通過其中蘇維埃獵人的形象看到蘇維埃人的精神風貌和高貴情操。

作者文筆以簡潔見長，他的全部作品中幾乎沒有冗長多餘的描寫，沒有任何比喻、象徵、夸大代用語或諸如此類的修詞手法，他這種平易、近人的文體是非常可貴的。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6年12月

目 次

1

暴風雨前.....	1
庫尔杜尔之行.....	86
在叢林中.....	130
在列比雅日島上.....	186

2

我是怎样学会打槍的.....	221
長尼湖上.....	228
心灵里没有打响.....	231
雷鳥.....	233
結婚礼物.....	236
紅毛小狐.....	239
野鴨.....	245
制能的人.....	249
困苦的一天.....	251
阿嘎式卡.....	254
秋哈.....	258

狼.....	262
八哥.....	267
晨歌.....	272
吉姆卡.....	275
两个失败者.....	279
第一件獵获物.....	282
爷爷.....	286
獵熊.....	291
礼物.....	296
捉火鳥.....	299
森林里的火灾.....	307
小熊米舒特卡.....	310
林中一瞥.....	317

暴風雨前

1

庄稼汉們聚在我家那所小屋旁边一塊林間草坪上，討論該誰去打魚，到什麼地方去打。我跟爷爷并排坐在牆脚下。一个長着紅鬍子的陌生人騎着一匹淺栗色馬走过来。我們的村子坐落在很偏僻的地方。很少有生人到我們这兒来，他們的来临总是不尋常的。庄稼汉們全把头轉向这个陌生人。

他从馬鞍上跳下来，放松馬肚帶，把馬系在籬笆上。

“好哇，老乡們！”来人高高兴兴地說。

大家脫帽鞠躬。

“你們原来住在这种鬼地方！”他的嗓音是响亮而愉快的。“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地方自治局的人說：‘有那么一个叫做科切特的村庄的。’我在地圖上找，可是你們沒有給画在地圖上。你們就像野人似的，也沒有登記，就这么活着。”

庄稼汉們互相望了一眼。对于什麼地圖呀、計劃呀、登記呀，科切特村里的人就像怕火那麼害怕。要是有人辦理土地登記的人来了，那末就会有半个村子的人赶着牲口躲到大森林里去。城里發来的随便什麼文件，都包藏着奸計，都会帶來灾禍的。

“来找我們有什麼事嗎？”爷爷問。

“是这样的，”陌生人回答。“我將要担任謝盖尔·阿力克桑德羅維奇·斯特羅干諾夫伯爵大人家总賬房的全权代表。你們村子在伯爵的領地上。大森林、河流、湖泊——全都是伯爵的。”

庄稼汉們吁着气，噉噉低語着。

“所以您来吩咐我們馬上就搬走嗎？”背有点駝的、臉色陰沉的达拉斯·柯仁喃喃地問。

“不是，”全权代表敏捷地回答。“上帝与你們同在，你們本来怎样过活，現在仍旧怎样过活好了。我們不是坏人。不过以后要有这么个規矩：我們要規定一个放牲口、捕魚、打獵証的价錢。誰需要木柴、树枝，或是盖木房用的建筑圓木，都有一定的价錢。随便什么都不可以自由乱动。不付錢就在树林里剥树皮，也要禁止。伯爵大人自己住在巴黎，他吩咐我們馬上來收費。我是个好心人。不会無緣無故欺侮人。不过，如果有人調皮搗蛋，那我就要請求法律了——到那时候就……你們明白嗎？”

“怎么不明白……”尼丰叔陰沉地回答。

庄稼汉們又都你看我，我看着你。

我們的祖輩世代都住在这兒，在这兒捕魚，打獵，砍木材，他們認為四周的大森林是他們自己的。怎么忽然出来了一个不住在我們国家里的主人，說是“有权利”……

可是那个人已打开背囊，在圓木上坐了下来。

“好，讓我們按步就班来办吧！”他高声說。“打獵証，五个盧布一張。枯枝木柴，六个盧布一立方^①！沒有錢的，可以用兽皮抵付！”

“我們不同意，”个子很矮、胳膊很長的埃梅利亞·米茲基利

① 旧时西伯利亞一帶計算木料，以一个立方沙申（二·一三四公尺）为單位，現在一般都以一立方公尺計算。——譯者注。

固執地說。“就是說，以前怎麼樣，往後還是怎麼樣。”

“不要倔強，老鄉們，”全權代表威脅着說。“那樣反而對你們自己不好。”

“難道什么都得付錢嗎？”達拉斯·柯仁問。

“什么都得付。”

有誰不大响的笑起來說：

“再下去，連水都要用鎖鎖起來，派哨兵來守着了。”

“老鄉們，不要鬧！”爷爷說，於是頓時就鴉雀無聲了。“那位伯爵是哪兒來的？難道是他在這兒種了草，栽了樹，養了野獸，養了魚的嗎？”

“他只會拿匙子在杯子里攪！”庄稼漢們叫起來。“那才是他的拿手活兒。”

“誰是村長？”那位全權代表問。

面容莊重、留着一部兩面分梳的大鬍子、禿頭閃閃發光、上了歲數的謝苗·波達彼奇走上前去。

“我沒有意見，”他輕得剛使人能聽見地說。“村會怎麼辦，我也怎麼辦。你這位老爷也許不知道老百姓的脾氣。老鄉們的嘴是沒有遮欄的。我們先嚷一陣子，後來也就同意了。請您別見怪。”

“好，你小心，”全權代表不客气地說。“頭一個要你負責任。”

他從圓木上站起來，當眾宣布，從前有一個時期，這兒的地本是官家的，後來，那也是很久以前了，沙皇把這塊地賞給了斯特羅干諾夫伯爵大人，所以，老鄉們要是不肯心甘情願地服從，那就要用武力來解決了，並且還要罰繳五十多年來欠繳的租子。

達拉斯·柯仁從木樁圍牆上拔出一根樁子，向全權代表沖去。那個人就跳上馬鞍，用腰刀上的皮條繩子策馬跑了。靜寂

中，好久好久還能聽見馬蹄的得得聲，大路上揚起一片灰塵。

庄稼漢們一直到天黑也沒有散。

“這家伙又是從哪兒來的？”尼丰叔問道。“這個村子在這兒有一百年了，或許還不止一百年呢——從來沒聽說過有這種事。現在突然有人來伸手要錢。真是找到冤大頭了。”

“我們才不付錢呢！”爷爷激怒地說。

“這怎麼成？”謝苗·波达彼奇走到他跟前說。“有錢有勢的人就跟上帝一樣，你是躲不掉的。你呀，斯比利東，說話得留神，嘴里胡說，皮肉就該吃苦了。”

爷爷對他伸伸拳頭。

“給你這個！”

約莫過了十來天，那個全權代表帶着幾個警衛隊的兵士又來了。他們用皮鞭抽了好幾個人。達拉斯·柯仁跟尼丰叔被兵帶走了。過了一個星期才把他們放出來。我不知道是在鄉公所里打了他們呢，還是用什麼話吓唬了他們——他們回來後變得沉默寡言了。

爷爷成天沉着臉走來走去，皺着眉，笑容從他的臉上消失了。有時，幾個鐘頭幾個鐘頭地坐在長凳上，手扶着头沉思。我常常聽見他在園子里跨着大步走來走去，自己跟自己說：

“憑空出了個伯爵。也說是長官。從前是商人剝削我們。貂皮在城里賣一百盧布，他們只出二十盧布就收去了。現在又要伺候伯爵了。什麼一個人耕作，七個人坐食。惡鬼啊，這都是你們的鬼話！庄稼漢忍着，忍着，总有一天要動手收拾你們的！”

有一天，小學教師符謝沃洛德·埃夫干尼維奇上我們家來了。他是個瘦高個子，長着一對渾濁的藍眼睛，干巴巴的雀斑臉上滿是皺紋；眼鏡玻璃有一塊已經碎了，他早就想上城里去配一塊新的，可是總沒有去成。爷爷請他寫一份呈子給省長。

“你就写：請他管管伯爵們。他們犯了待农民不公道的罪。这里的一切多少年代下来都是屬於我們的。你亲眼看見的；我們不供別人吃就已經過得很苦了。還要給我們脖子上挂一个秤錘怎么行，說什麼沒有打獵証連打沙鷄都不行了。”

“写我是可以写的，不过，不会有用处，”符謝沃洛德·埃夫干尼維奇回答。“省長跟伯爵是一路貨。法律是幫他們說話的。”

“法律？！”爷爷發火了。“这是什么鬼法律呀！那末，給皇上上一个呈文，怎么样？就說他們不該压迫乡下人。也許皇上会好好的办他們一下。我們是皇权的支柱，怎么可以把我們連根刨了呢。”

符謝沃洛德·埃夫干尼維奇搖搖頭。

“沙皇是全国头一个地主。他干嗎要跟自己作对？”

“那末說，就別想有人会憐恤我們了？”爷爷沉下臉，咬住嘴唇問。“他們搶劫人家，压榨人家——你就不出声嗎……”

符謝沃洛德·埃夫干尼維奇扣好上衣衣襟，走了出去。爷爷嘆息着說：

“咳，恨不得拿起棍子，把所有那些写出这种与老百姓作对的法律的人，沒头沒腦地揍一頓……”

村里承認了斯特罗干諾夫伯爵是东家。村長謝苗·波达彼奇很快就投到伯爵那边去了。他从乡下人那兒收集松鼠皮、野禽，轉交給全权代表。据說，村長因此而得到了“回扣”，可是什么叫“回扣”——却沒有人懂得。

爷爷不再和謝苗·波达彼奇打招呼了。

“人家受难流泪，你反而得利了，”他对村長說。“你过的不是規矩日子，謝苗。”

村長冷笑着，提醒爷爷別忘了法律。

村里傳播着各種各樣的謠言。鄉下人都在等待新的災禍。有消息傳來，說皇上不知跟誰打起仗來。年青人要抓去當兵，老年人要抽戰時稅：每人繳一百張松鼠皮，十張狐皮。

一天，爷爷的弟弟麦克西姆踏着滑雪板到我們家來。他住在新疆區里，離我們村子有五十俄里。吃飯時，他們談到打獵的事和皮毛的價錢。

“沿河那些村子里出了大事情了，我的天啊！”麥克西姆開始說。“鄉下人造反了。他們把巡查關在土牢里，把鄉長的牌子也摘了下來，什麼錢糧，稅款全都不繳。城里老百姓在對沙皇宣布罷工。所有的長官都被打死了，絞刑房的房頂上插着紅旗。”

“那些兵就瞧着不管嗎？”奶奶問。

“兵！”麥克西姆冷笑着說。“他們反得比鄉下人還厲害。他們把省長押到鐘樓上，把他頭朝下推了下來。這就是兵干出來的事！”

爷爷精神來了，他仔細打聽了下游那些村子里所發生的一切。麥克西姆一走，爷爷就派我去召集鄰居們來。

“你說，有要緊事。讓他們馬上就來。別叫謝苗·波達彼奇，沒有他才行。”

集會召集成功了。老鄉們在長凳上坐好。沒有位子的人就坐在地板上。

“各位正教徒！”爷爷說。“全俄羅斯都起來了。省長，地主挨了揍。聽說，好些兵士都掉轉槍杆來對付自己的長官了。我認為，我們的時候也到了。我們這兒還在受伯爵派來的那些小人的無窮迫害。他們採取的是新辦法——為幾個小錢就打人。你在森林里打到的，在水里捕到的——全都得給他們。我們把長官慣壞了，現在夠了；從今以後我們要開始為自己賣勁兒了。”

爷爷的話很合一部份人的心意，他們說，現在應該把伯爵的

代表赶走。可是另一部份人却害怕地听着，不出声。后来掀起一場激烈的爭辯。

哈利东·瓦霍宁用拐杖敲着地板說：

“皇上——是上帝指派的。怎么可以去反对皇上呢？誰造反，誰的手就要爛掉。”

爷爷罵哈利东是兔子胆。受辱的哈利东戴上帽子就出去了，跟脚走出去的有五个人。留在屋里的是那些贊同爷爷的人。

“对胆小鬼没有什么可指望的，”門砰的一声关上，爷爷就嘟囔着說。“老乡們，我們只好丢开他們自己来干。”

“干是干得了的，”达拉斯·柯仁說。“可是从哪兒动手呢？”

“头一着就是把村長謝苗·波达彼奇揍一頓，”尼丰叔插嘴說。“他拚命帮伯爵搶乡下人。这个自己人，比外人还坏。”

“教訓教訓謝苗倒不坏，”埃梅利亞·米茲基利同意着說，“把他的膀子稍为截短一点好了。我先动手，你們帮着干。”

講好之后这几个庄稼人就走了。

大家天天都聚会。他們派埃梅利亞·米茲基利踏着滑雪板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打听消息。他帶回来的那些消息，使老乡們喜欢得沉不住气了。

謝苗·波达彼奇不在街上露面。他的老婆对鄰居說：

“我家謝苗病了。也許是得了瘧疾。也不吃也不喝。我怕他不要死了。”

爷爷微笑着說：

“謝恩加^①这个老滑头。他想保住自己那張皮呢。”

庄稼汉們拒絕付斯特罗干諾夫伯爵全权代表的苛捐杂稅，就在林子里砍木材。村里过着不平常的日子。只有哈利东·瓦

① 謝苗的專稱。——譯者注。

霍宁以及兩三个房主袖手旁觀。他們是站在謝苗·波达彼奇那一边的。瓦霍宁每天在飲牲口的地方跟埃梅利亞·米茲基利和达拉斯·柯仁对罵。

“你們逃不了絞索套的，”他說。“你們等着瞧吧，造反造完之后，会給你們大家厉害瞧的。”

我記得，那一年爷爷变得年青、热情了。大家聚会的时候，总是听到他那低沉而有信心的声音：

“兄弟們，我們會得胜的。有無穷的力量在起来。你們別理会哈利东·瓦霍宁；他是怕他的老婆，不是为这还是为什么。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办事情的。”

我从奶奶那兒听到过許多关于劫富济貧的强盜的故事，我覺得，爷爷仿佛就是奋起維護正义，懲罰富人和惡人的一群好汉的首領。

一天晚上，村長到我們家来了。爷爷冷淡地接待他。謝苗·波达彼奇劝爷爷不要破坏秩序，要安份点，去劝鄰居們平靜下来。

爷爷生气地申斥了謝苗·波达彼奇一頓，称他为惡霸、吸血鬼。

“用不着生气，斯比利东，”村長說。“瞧吧，他們不打断你的脊梁骨才怪呢。你們这些土包子，一輩子也打不倒皇上跟省長的。你要造反，真是妄想。我是在可惜你，这么一个出色的獵人，跟那些傻瓜搞在一起。”

爷爷从長凳上站了起来：

“謝苗，你的話我听膩了。你給我走！趁你還沒挨揍之前，走吧！躺在床上裝病去。不小心給老乡們看見你沒病，就要請你吃白樺条了。”

村長生气地把門砰的一声关上，走了。

“該死的騙子手！”爷爷在謝苗·波达彼奇背后追着罵了一聲。

这时候奶奶朝爷爷奔过来说：

“嗨，老头兒，他們收拾你的时候是要連我們跟你一起收拾的。索洛敏这一族要絕种了。你就是不可惜自己，也該为孙子想想。”

爷爷啐道：

“住嘴，老鴉。人家等这个好日子等了一輩子了。这种事你們女人家不懂。別開口。”

不久，麦克西姆又到我家来做客了。这一回他留下过夜的。他跟爷爷整整談了一夜。早上，爷爷送走了客人之后，就把狗套在雪橇上。除彼斯特利亞和烏尔瑪之外，还套上了尼丰叔的兩只牝犬，和达拉索夫·涅意姆的紅毛狗。爷爷手里拿着長棍，肩背上背着槍，在雪橇里坐下，要我坐在他身边。

2

我們动身向上游出發。地上的雪冻硬了，雪橇走得挺輕快。那儿匹狗同心協力地拖着輕快的雪橇。雪塵在我們背后旋舞。滑木發出吱吱的声音。

路上爷爷告訴我說：

“我們上伏古尔人的雅尔古村去。大森林里有很多伏古尔人，他們都很勇敢。要是他們起来，對我們的事情会有很大帮助。”

我听到过許多講到敏捷的獵人——伏古尔人——的故事。有一回，我跟爷爷在大森林里遇到兩個伏古尔人——一老一少。他們踏着滑雪板，拿着燧石槍，在追獵一头打伤了的麋。他們头

上裹着紅头巾。

“你們日子过得去嗎，曼西人？”爷爷問。

“过得去，”老头兒回答。“我們打麋，捕貂。老天送来山鷄，我們就捉，我們还捉沙鷄。不过魔鬼常常来害我們曼西人。我們偷偷地走近野兽，正要开枪，魔鬼走来一吓，野兽就跑了。大森林里有很坏的魔鬼。可是买卖人比魔鬼还坏。他們把我們的兽皮拿去抵債。”

曼西人祝我們打獵順利，就消失在雪松林里了。

那天打獵回来，我到小学教員家去，把打給他的沙鷄送去給他。我談起遇到伏古尔人的事。符謝沃洛德·埃夫干尼維奇就兴奋起来了。

“我知道，我知道，”他說。“他們是本領很高、很强的獵人；漁夫。你應該請他們上我們村里来喝喝茶。这是一种优秀的民族；誠实，好客。他們会說很多故事，会唱許多歌曲。他們有一个像我們的伊利亞·牟罗美茨那样的勇士，名叫瑪杜尔·瓦薩。关于他有一首非常悲壯的壯士歌。”

于是他給我講伏古尔人的故事，講了整整一个晚上。深夜，我辞別小学教員回家，在吱吱發响的雪地上跑回去，就一面想着：

“唉，我怎么沒有請伏古尔人来喝茶呢！不然他們就可以唱那首关于瑪杜尔·瓦薩的歌，講打仗的故事了。”

現在我想起这一切，上伏古尔去旅行这件事就显得非常誘人了！……

爷爷跟我是很亲热的。他老是說笑話，笑着，高兴地吆喝着那几只狗。黄昏时分，大風雪从山上襲来。帶雪的旋風迴旋着。兩步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見了。

我們拐到一边，躲在一个樅树林里。風非常猛，篝火也点不起来。这一夜我們沒有睡着。第二天天气轉好了。爷爷喂飽了